

亨利希·曼

亨利四世

——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

中 册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1516.25

M316

亨利希·曼

亨利四世

——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

董问樵译

中 册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上海

HEINRICH MANN
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
HENRI QUATRE

根据 Aufbau-Verlag, Berlin,
1956 年版本译出

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
外国文学研究所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
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，主持选
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，并由上述两
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亨利四世——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(中册)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5.125 插页 2 字数 309,000

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 册

书号 10188·140

定价 1.50 元

目 次

I 战争的幸运

传 闻 · · · · ·	2
真 实 · · · · ·	5
一篇童话 · · · · ·	8
纹章上的动物像 · · · · ·	20
一部骑士小说 · · · · ·	25
感谢歌 · · · · ·	34
没有客人的筵席 · · · · ·	40
轻声的问话 · · · · ·	45
人间地狱 · · · · ·	48
良心的斗争 · · · · ·	55
一位艺术家 · · · · ·	64
咱们要活下去 · · · · ·	71
咱们的一份责任 · · · · ·	77

II 爱情的变幻

让我瞧瞧她吧! · · · · ·	34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夜 行 · · · · ·	95
迷人的甘蓓莉 · · · · ·	99
约沙法谷 · · · · ·	109
嘉德琳依然如故 · · · · ·	120
阿格利巴再度进言 · · · · ·	126
一位神秘的丈夫 · · · · ·	130
拉法伊牧师 · · · · ·	137
国王的仆人 · · · · ·	144
可怜的爱丝德 · · · · ·	154

III 拚命的飞跃

不义的神秘 · · · · ·	168
打败仗的人 · · · · ·	187
反 省 · · · · ·	197
联 合 · · · · ·	213
一次暗杀事件的故事 · · · · ·	224
洗 澡 · · · · ·	235

IV 愉快的服务

庄严的仪式 · · · · ·	244
戴面罩的女士 · · · · ·	258
乘 政 · · · · ·	272
重来的意义 · · · · ·	282
两个工人 · · · · ·	294
寒热病 · · · · ·	312

人民的爱戴 ·····	327
一次公开处决 ·····	339
在摇篮边 ·····	347
一个神秘的人 ·····	355
还没有 ·····	360

V 胜 利 者

烟 火 ·····	370
赢得了 ·····	381
两个女朋友 ·····	390
奥地利红衣主教 ·····	393
查梅鞋匠 ·····	403
危险的交易 ·····	415
他们写信 ·····	424
基督教徒 ·····	431
谈 话 ·····	441
忏 悔 ·····	447
特使讲话 ·····	450
甘蓓莉忏悔 ·····	456
重大的协定 ·····	464
敕 令 ·····	475

I 战争的幸运

传 闻

国王战胜了。这次他击退敌人，使敌人屈服了。但是他既没有歼灭敌方的优势兵力，也没有决定性地阻遏着敌方。王国的生存非常危险，而且也还完全不属于他所有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它依旧属于“同盟”，因为现在的人，经过几十年的内战，纪律扫地以尽，反对秩序和理性，已经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。或者说，比表面的疯狂更坏的是，他们完全习惯于无理性、无法纪的状态，而可悲地向耻辱屈服，已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了。

国王的一次胜利，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。一次孤立而无效的成功，有多少要归诸偶然？有多少要归诸天意呢？大多数人都还不肯相信自己弄错了。怎么说？这位打南方来的基督教徒，不是强盗头子，而是千真万确的国王！那末，同盟的所有伟大领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统治着一省，或者领导着一个专区，而且亲自掌握全权。国王差不多只在他军队驻扎的地方发号施令。国王一心一意只想着王国，有些人看出了这点，心里不免感到惶恐和难过。一种思想比不上真实的权力，同时又超过真实的权力。王国不仅是一定的

空间和地区，它和自由是一个东西，而与权利构成一体。

如果永恒的正义降临着我们，它得瞧见，我们受尽了屈辱，而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成了没用的废物，和外表粉刷过的坟墓差不多。我们是为日常生活所迫，才向那些邪恶透顶的卖国贼屈服。通过他们再向代表世界霸权的西班牙屈服。我们在国内只是出于对人的恐惧，才忍受奴役和精神上的放荡，而放弃最崇高的学业——信仰自由。我们是在同盟军队和国家机关当中服务的贫穷的贵族，我们是对他们供应商品的诚实商人，我们是随波逐流的下等人民：我们并非执迷不悟，也没有丧尽廉耻。但是叫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在亲信人员当中，彼此耳语几句，只有在暗中向上帝祈祷几声，自从国王在阿尔克取得意料不到的胜利以后，我们的希望暂时增强，日子果然到了！

最奇怪不过的是，隔得远的人，多半比隔得近的人更了解事件。国王的胜利是在北海岸边，人们不过旅行两三天的路程，就可以欣赏奇迹。特别是住在巴黎的人，应当检查一下自己，最后纠正自己的顽强错误才是。可是实际上情形并不是这样。许多住在北方的人，尽管亲眼瞧见庞大的同盟军队被打垮了，纪律荡然无存，在国内四处骚扰，然而他们偏偏不注意这点。在他们看来，同盟是不可战胜的；国王只是由于海面上散布着浓雾，并且侥幸利用其他作战情况，才占领了一块微不足道地方，事情不过就是这样。

然而住在王国核心部分的人，倒反而认为朝夕盼望的胜负真正决定了。卢瓦尔河边和图尔城里的人，根据过去的经验，认为最后总是国王亲自来他们那儿。有时国王虽然也

成了可怜的亡命之徒，但是最后仍然是他们的主人，几百年来，他们一直是这样欢迎国王。西南部那些偏僻省份的情形更不同了！那儿的人瞧见过阿尔克的会战，仿佛会战又在他们眼前重演一次，这是上天本身的意旨。大西洋岸边，拉罗歇尔要塞里那些激烈的基督教徒，高唱他们国王打胜仗的赞美歌：“啊，上帝，你就显圣吧。”从波尔多斜着向下去，整个南部，都以无比的热情，预言出许多未来的事情：首都投降，惩罚强横的卖国贼，由他们的亨利把王国光荣地统一起来，而亨利是在他们当中生长，从这儿出去，现在变得这样伟大了！

难道他的同乡人真比所有其他的人看得远吗？人们往往把一个闻名已久而未见一面的人称作伟大。可是他南方的同乡人，多半亲身碰到过他：他不过是中等身材，戴着毡帽，穿着破旧的皮上衣，身边从不带一文钱。他们想起他那柔和的眼睛，究竟那眼神是表示快活的性格呢？还是表示自己经验过的一些忧戚？总而言之，他是个非常机智的人，懂得和普通人打交道，而尤其拿手的是懂得妇女们的脾气。妇女当中有许多人——没有人知道，究竟有多少——都可以泄露他的秘密。可是她们平常尽管欢喜东说西说，一下子却沉默起来了。好啦，这儿的人都亲眼见到过他，只不过没有参加他那次作战罢了。那是在上边有雾的地方，咱们的人唱着赞美诗进攻，把庞大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。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呀，进行的时候，惊天动地，连气都透不过来。

现在，连遥远的国家，也得到有关战争结局的消息了。他们对于他本人，始终什么也不知道。这样一种新的光荣，在遥远的人看来，是不寻常的，无可非议的。一个人愈隔得远，就

愈显得伟大。世界早就期待着他到来，早就不愿意把西班牙的菲利普，无聊的菲利普奉为唯一的主人和领袖了。被压迫的世界，早就在呼吁解放者，现在他居然到了！他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战役，一点儿也没有使情形发生突变，可是它比过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沉没重要得多。这回是一个人完全凭自己的力量，震撼了世界统治者的宝座。虽然震撼的力量还轻，可是国外已经感觉到了，越过崇山峻岭，一直到大海的对岸。他们要在海边一座著名的城市里高举着他的画像在街上庆祝游行。画像真可以代表他吗？画面已经暗淡了，这是他们从旧货商人那儿取来，把它收拾清爽的。人民组织游行队伍，高呼：“法兰西国王万岁！”连教士们也跑来参加。消息以一传十，以十传百，不脛而走。

真 实

他本人没有举行胜利庆祝会。一件成功的工作，马上又把第二件工作招引来了；一个不是骗取而是老老实实赢得成功的人，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胜利，也一定不知道什么叫作陶醉。国王一心只想趁马因公爵率领同盟败军没有赶到以前，出其不意地占领首都巴黎。国王动作得迅速一些，巴黎城里的人都相互传说，国王给他们的马因打败了，而且全军溃退，这就更给了他的方便。不过在他没有到达以前，巴黎已经作好准备，采取防御措施，可是太不高明了。他们决定：不光是守着坚固的城墙和环绕内城的壁垒，还要守着郊区。这正合了

国王的意：在城外打垮他们，然后随着溃退的人一起涌进城门。

他轻而易举地冲垮了城外的工事，可是城门恰巧关上了。这么一来，他的部队：所有的瑞士人，德国雇佣兵，四个中队的冒险者，四千英国人，十六个法国联队——统统出动去袭击、屠杀和抢劫。要说的话，就没事可作。固然有人高呼欢迎国王，然而是在抢劫和屠杀当中。他命令军队越过城墙向城内射击，可是他已经知道，这一次他也得不到他的首都了。现在他走进一所宫殿去休息，这是按照他的家族命名的，叫作小波荡宫；亨利只得象一个陌生人那样闯进去，这儿除了新鲜的藁草而外，也找不到其他什么东西来铺床。他只有三个钟头的睡眠时间，而且还花费了一部分时间去比较和思索。

“鲁佛宫就在城内，我在那儿当俘虏，度过了好些富于教育意义的岁月，我的身上还留着它们的痕迹。难道我以自由人和国王的身份，就永不能和这座城市再见了吗？从前在巴托罗牟之夜，差不多我所有的朋友都死在宫里，绝大多数本教教友都死在城里。十八年以后，你们才获得报仇雪恨！今天在一个唯一的十字路口，我们的军队杀死了八百个敌人，同时还高声叫喊：圣巴托罗牟！真是可怕，一切又重演了，一分一毫都不含糊。我倒是愿意忘记和宽恕，我主张人道。究竟咱们争执的问题有什么是真的呢？我又知道什么呢？可以肯定的只是：咱们在屠杀，无论城内和城外。要是我趁城门没有关上以前赶进去该多好啊！我将向他们表示，我是宽大的胜利者和真正的国王。王国有了首都，人民有了在和好中向前展望的目的。但是没有成功！只落得一场轮回报复，照例的屠杀和

战争的幸运。”

亨利，一个三十六岁的汉子，经过了种种艰险和辛苦，但是由于天生的快活心肠，也享受了无数的快乐，他在这儿躺在新鲜的藁草上，脚边是一张大餐桌。突然，他又霍地一下子爬起来。国王命令：要爱护教堂——“也要爱护人！”他从后面大声对上尉说。后来他真的睡着了，他无论在失望、苦闷，或者在接受非常命运的恩典时，都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。睡眠是他的好朋友，准时来到，而且多半带来他所需要的东西，没有恐惧，往往给他显示良好的预兆。亨利在今夜的梦里，瞧见有船舶驶来。开始，它们浮泛在渺茫的天边，越来越大，占据了阳光照射的海面，是充满了威力和光辉的髹髹巨舰；它们向他靠近，来拜访他。他的心怦怦直跳，他明白这拜访意味着什么。在他会战胜利以后不久，人们的确讨论过这样的事情。他由于当前十分迫切的工作和努力，没有注意去听。他不愿意听说渺茫的事情。他睡了三个钟头，醒来以后，对于梦中瞧见的船只，一点儿也记不起了。

万圣节的日子破晓了；国王军队当中所有的天主教徒，都到郊区教堂里去。城墙后面的人，却没有勇气庆祝节日，只有为他们的死者哀泣，同时还对自身的安全感到害怕。不过到了傍晚，他们得救了，因为同盟的军队赶到，国王这回无法阻止他们从那边过来占据城市；事情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准许他的部下再攻占一座修道院，干掉三百个巴黎人，作为临别纪念。他最明白，这不是好离好别。他也付出了代价——为了望城市，他登上一座教堂的钟楼，找一个僧人作向导。到了楼上狭窄的地方，只剩下他和僧人，亨利想到前王的遭遇，不

觉感到窘极了。前王就是被一个僧人暗杀的。他本人已经有好几次看出僧袍袖里露出的刀锋。他急忙转到伴当的身后，紧紧抓着对方的双臂。这位教团团员尽管长得孔武有力，却一动也不敢动。亨利对他的首都并没有了望多久；在下楼的当儿，他叫嫌疑分子走前头，自己故意落后几级。他到了楼下，碰见皮隆元帅。“陛下，”皮隆说。“给您带路的那个僧人摔下来后，又逃跑了。”

这时巴黎人发出欢呼的声音，他们的统帅马因亲自到了。他们在大街上款待他的部队。第二天，国王叫他的军队摆开阵势，给敌人三小时迎战的时间。结果枉然，马因不肯上当；国王只好撤走。他一路上夺取一些设防的据点，但是发不出军饷，有几个联队解散了。国王统率余下的部队开到图尔城，以便在那儿接待威尼斯派来的使节。这个古老的共和国，从遥远的地方派出船只，传闻居然证实了。使节登陆，当国王正在攻占小城市的时候，他们慢慢地朝着王国走来，向国王致敬。

一篇童话

他天天听见他们快要到来的消息，心里十分着急，于是自己开玩笑说：“天在下雨啊！东方哲人的乳香将要给雨水淋湿的。”其实他是担心同盟俘虏他们，把客人中途绑架走，不让他们来，向他表达一切崇高的敬意，给他以烜赫的光荣。当他们离卢瓦尔河还有几天路程的时候，他就派遣许多部队去迎接他

们，表面上作为扈从，真正的用意要郑重得多。后来他在图尔王宫里等待他们，而且一直等着。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威尼斯的绅士，在半路上感到身体不适。“这是一个古老的共和国啊，”亨利向他的外交家菲利普·杜勃勒西·摩尔内说。

“陛下，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。它原是属于最有威力的共和国之一，然而现在成为最有经验的共和国了。凡是提到经验这个词儿的人，通常都不知道，它是意味着没落。这个道理，现在来到这儿的人是明白的。请你推测一下这个事件吧！最明智的政府，一心只想用尊严的态度，弥补高龄上的缺陷，把死亡推延下去，它在所有的宫廷里，都派有最优秀的观察家，它读着一篇又一篇的报告，突然它振作起来，开始行动了。威尼斯向世界霸权挑战，它在您战胜世界霸权以后，向您致敬。您的胜利应该是多么伟大啊！”

“我已经在开始考虑我的胜利了。胜利，摩尔内先生，”亨利说到这儿，把话顿住，先在图尔宫石砌的大厅里来回走了一遍。他的青年时代的伙伴望着他的背影；伙伴常常觉得自己选中了正确的君王。这君王只把他的胜利说成是上帝的光荣！这位严格的基督教徒听见这么说，立即脱下帽来。他站在那儿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，穿着深色的服装，白色的领，就象本教教友的样儿完全翻转来，一张苏格拉底式的脸，高高的额头，特别光滑，对于一切光线十分敏感。

“摩尔内！”亨利站在他的面前。“胜利已成过去。咱们两人平常对它的看法都有所不同。”

“陛下！”公使明白而又镇静地回答。“您从前本着那瓦拉国王的身份，制服了一些对您顽抗的桀骜不驯的城市。十年

的辛苦和工作，终于有了一次遐迩驰名的会战；这么一来，您的大名就传诵人口，而您也成了王位的继承人。现在您是法兰西的国王，以后的斗争将会轻松一些，也将要获得更大的胜利，而社会传闻，更要有劲地鼓起翅膀飞去。”

“如果区别仅仅是这点就好了！摩尔内，自从我战胜以后——威尼斯人就因为这个胜利到这儿来——，我包围了巴黎，然而没有结果就撤走了。难道威尼斯人不知道这点吗？”

“威尼斯和这儿隔得很远，而且他们已经上路了。”

“他们可以折回去呀。难道他们不是聪明人吗？这些人懂得，这是什么意思：如果一个国王，不得不包围他自己的首都，而且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。只有烧杀和抢劫——当我从钟楼下望城市，受了一个僧侣的威胁以后，就撤走了。”

“陛下，这是战争的幸运。”

“咱们这样称呼它。但是这是什么呢？当我监视着一道城门的时候，马因从另一道城门进来。他是从桥上过来的：根据我的命令，桥梁应当拆除，然而他们没有作，战争的幸运就成了这个样儿。我在怀疑：纵然我胜利了，光景也不会两样。”

“陛下，人力难以胜天。”

“话虽然这么说，然而也不乏统帅——”亨利中断他的谈话。他想到一位统帅，名叫帕马^①，这人凭着自己大名鼎鼎的战术，从不依靠什么战争幸运，也不以人力不能胜天为借口。

“摩尔内！”亨利摇着顾问的肩头，大声说。“您说一句话！

^① 亚历山德罗·帕马(1545—1592)是意大利法尼斯族人，从一五七八年起，任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摄政，为西班牙夺回了南部省份。

我还能胜利吗？我的天职是拯救王国，但是没有人有事前来向我致敬，我的精神倒反而安静一些。”

“威尼斯希望您得到胜利，陛下。纵然您的军队全体瓦解，它也不会召回它的使节。”

亨利说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倒觉得光荣是一种误会了。我算是无功而占有和获得了它。”

接着他的面容开朗了，他踏着鞋跟，跳来蹦去，兴高采烈地接见那些朝着他走来的人。许多都是他最好的部下，而且也打扮得花团锦簇，焕然一新。“好极了，德拉努！”亨利大声说。“一只铁臂居然泅过河来了！好极了，洛尼！您的珠宝是出自名门世族，虽然不是出自您的本家，您在巴黎的郊区一定又会发现和捞走不少的钱！要不要我提拔您来当我的财政大臣，接替陀胖子的位置呢？”

他朝周围打量，因为他们对他的欢笑还不够劲儿。“我最怕的是悲伤的人，而且也怀疑他们。”

他们沉默着。他来回打量他们，后来才恍然大悟。老朋友道宾芮对他点头，这是从前作俘虏时的伙伴，又是后来战斗中的伙伴，无论在诗歌和行动中，总是果敢而虔诚的。这张友好的面孔，对他点点头，说：“陛下！事情原来是这样。有一个浑身湿透的信差到了，咱们凑巧正打扮舒齐，好接待来宾。”

亨利惊得浑身一震。他尽力摆脱窘态，等到声音完全听他使唤以后，才快活地回答老朋友。“阿格利巴，你在想什么，这是战争的幸运呀。使节已经折回去了。不过他们还要另外考虑一下，因为不久我又要进行一次会战。”

门背后发出剧烈的碰击声。门给撞开了，从卫兵当中出现